

● 徐清雄

粵海藝潭



● 徐清雄

粵海藝潭

粤海艺谭

徐清雄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875印张 1插页 150,000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40册

ISBN 7-5360-0318--8/I·299

定价: 2.45元

序

清雄干电视这行，初时，他拿稿纸说着、比划着，流着汗，是个编辑。后来，他竟也背着机蹲着、爬着，虽不比划，却仍流汗。也仍是个编辑。他文静、寡言、务实，与吃电视饭的架式差去甚远。在与美术的缘份中，我自以为与他合得来。谈得多了，就更觉得这人可信。因为他确凿是认真而诚恳的！当然，认真与诚恳价值并不高，与当今油滑粉腻比起来，倒也只是笔小康之本。这本小册子其实就是靠这小本发起来的！与十万元百万元的富翁比，他缺乏黄金光泽；但他毕竟还算拥有一万字、十万字的文稿！看来不算落拓。

画画是一回事。用文字来说画其实是另一回事。正因为如是，画画的不大说画，而用文字说画的也不大画画。但我想，画画的有空，说画的有暇，不妨都读读这本小册子，看看画画与说画的究竟有没有天险飞渡的可能，怕是有的。我说。

编辑这行业，虽说是兼了接生、保育、培训、矫正……等多项工程，但当今应受的尊重还远远不够。有些人总以为编辑们那编驴了的背恰好是梯子，推来一靠，踏着就上！在稿费、闪光灯、签名、热线的缤纷中，竟以为本就如是，坦然得可以！这情形，尤如我们大致都忘记接生医师的名字，并都自觉轻描淡写、没什么似的。当然，只是‘有些’而已。

清雄这编辑，在拍电视的同时还操笔从文，自然应更受尊敬些。但愿“有些”更多的人以为是这样！我想。

林壖1988.4.1

目 录

序.....	林 壖
画坛盛会.....	1
——深圳艺术节	
龙门现代民间绘画作者的旁白.....	15
对孩子们的爱.....	20
天真烂漫 舐犊情深.....	24
——读丰子恺早期的儿童漫画	
廖冰兄的漫画“解说词”.....	27
各有灵苗各自探.....	31
——读白石画虾、苦禅画鹰	
丹青为伴写烟霞.....	35
妙处在白纸.....	38
一个漆黑的世界.....	41
略谈广东书法名家.....	44
李铁夫书法浅说.....	55
穿花蛱蝶深深见.....	58
广州市花——红棉.....	61
九洲城里的园林艺术.....	64
悦城龙母祖庙.....	67
“龙”的形象.....	71

马的艺术	75
书画与扇子	84
墨竹	88
画家与梅花	92
文艺作品中的牛	95
连环画式的《西藏人的起源图》	101
燃烛高照红妆	105
简谈杨之光的文艺家画像	109
天然自得意盎然	112
《一千零一夜》和广州	115
巨大的变迁 真实的写照	119
从杂志封面插图想到的画家诺曼·罗克韦尔	125
国际友谊珍品随想	128
罕见的心灵的画家符罗飞	137
关山月画梅	142
画家林墉的押角印	145
才思敏捷的漫画家陈树斌	149
潘鹤用过的名字	152
“打二世工”的刘传	156
“人老书未老”的秦零生	160
做苦功夫的书画家卢子枢	163
“业余篆刻家”黄文宽	166
戈武获奖后发出的两封信	169
违背了母亲心愿的余其伟	172
情感深沉的词作家郑南	175

徐东蔚二三事	180
倦倦乡情的胡炳榴	188
美术作品节目中的三变	187
意境的创造	191
——略谈《沃野上的小花》的摘录方法	
写什么 怎样拍	194
现实生活的反馈与电视节目的观察	301
后记	210



画坛盛会

——深圳艺术节

改革为美术界带来一派生机，并内化为探索者崇高的历史使命感。有志于艺术变革的画家，能明晰地把东方文化投射到世界文化背景之上，把具有悠久传统的民族艺术置放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前景中去思考和解决。

1985年9月27日至10月2日由深圳文化局主办的美术节，为美术界设计了一个以团结、交流、探索为宗旨的画坛盛会。二十七位应邀参加的我国从事中国画创作的中青年画家，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深圳，他们带来了美好的心愿和真诚的心意，带来了新作，带来了探索中的艺术创见。他们在研讨会上，在作品展览中，加深了互相之间的了解。应邀参加美术节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周思聪感慨地说：“深圳艺术节开始以来，我心里一直非常激动，好多年来没有过这样心情舒畅。在这个环境里，大家都是搞艺术的，人人能够说真话，没有什么

顾虑的，能把自己的观点敞开来谈，尽管艺术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探索精神是很一致的。艺术节在我国是一种创举，特别希望以后不断举办，而且一年比一年办得更好，让整个美术界都活跃起来。”

在艺术节里，可看到变革的画家们再度整装出发的讯息。从展出作品中，更使人具体感受到八十年代画家们对传统艺术的继承发扬。

六十年代初，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中年画家周恩聪，原来就有一套成熟的而被广大读者所喜欢接受的绘画技法。但她觉得大家都这么画，没有个人的独创性。她不愿像拉磨的驴子，低着头在踏得稀烂的圆圈上盘旋。于是，改变了原来甜美的风格，探索着新的表现手法。然而，社会上有许多热心的人对此感到惋惜。她很明白，艺术出现了共同的标准和模式就意味着灭亡。众多的人为之倾倒的形式，拿来却成了桎梏，因为那不是自己心灵的顿悟，而是别人的灵光。所以她毫无牵挂地寻找出路，开创自己的新风貌。她借鉴了日本画家赤松俊子画法，创作了纪念性的矿工组画《人间地狱》、《王道乐土》和《遗孤》。作品用线勾勒，用焦墨皴擦，层层渲染，很好地表现劳苦大众的悲惨，画中人物没有那种“样板”的标准，而是把人物画得变形、夸张，但从具体的形象中仍觉得他们的忠厚、善良。《人间地狱》，在漆黑的画面效果中，也能见到在大地深处、煤矿工人直不起腰来。没有阳光，没有方向，“黑漆漆，不知是日还是夜”。《遗孤》，在到处是烧焦了的土地和满天滚滚乌云的年代里，遗孤们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忍饥挨饿。《王道乐土》，受尽折磨苦难的中国人民遭人欺凌，任人屠杀，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谓的“王道乐土”。作者带着历史的责任感，不慕名利，不急功近利，而用了十个冬夏春秋刻苦钻研表

现手法，认真描绘创作出多幅纪念性的组画。

周恩聪的创作态度是严谨的，不论在纪念性，或是现代生活题材方面的创作都极其认真。她到过四川彝族地区，画了许多反映彝族人民劳动生活的场面，寄寓着作者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

少数民族是人物画家喜爱的题材，许多画家都能深入生活，挖掘创作主题。上海画院的方增先画的《傣人舞》、《康巴藏族青年》，都表达了他对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感受。

浙江画院的刘国辉是一位年轻有成的画家。他熟练的画法具有五十年代浙江典型人物画派的风格，作品灵秀、活泼，较受人们的喜欢。近年来，他描绘的普通人，摒弃了疏远一般大众、有碍于现代观众对绘画作品的直接欣赏的毛病。刘国辉对一些日常生活题材的描绘，运用新的观念和表现手法。使得他的作品更多的带有人情味和温柔感。他得心应手的驾驭那轻淡的墨色和活泼的笔触，很好地传达出他所表现的意图。他的画没有取悦观众的东西，而是从平凡的人中表现出质朴的美。展出的几件作品，所描绘的都是农家妇女的日常生活。《归集》一画，没有正面刻划人物的表情，而抓住两位妇女在赶集归来途中的相互照应的微妙变化，使人体察出亲切温暖的人际关系。《姐妹俩》，他观察入微地刻划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个性。画中的姐妹俩像遇见迎面走来的画家，而流露出不同的表情：姐姐个性内向，显得有些拘束；妹妹则是个性外露，她笑口常开，开朗而纯真，作品有一种自然抒情的意味，没有摆着姿势做作的生硬。

美好的事物是人类所追求向往的。浙江画院的徐启雄就是一位擅长描绘美好事物的画家。他话不多，在艺术节里一般的场合里，很难听到他的说笑声。然而，在他的笔下却创造出一

种令人向往的恬静、明丽、和谐的气氛。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坚持装饰性的工笔画创作，素材来自生活，为真、善、美唱赞歌。来自渔港的《汛期》，表现城镇日常生活的《越冬》都有一种劳动的激情。徐启雄为了适应反映现代题材人物画创作，对古代绘画用色作了专门的研究和探索。我国古代绘画色彩理论，很少有论述的文字留下。谢赫的“随类赋彩”算是主要的一条，其他凡论及色彩的也不出其右。可是，我们不能否认“墨分五色”理论的艺术价值。但对现代工笔画描绘今天多彩多姿的现实生活，是远远不够派上用场。他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就寻求一条色彩创新之路。他敢于突破传统工笔画设色上孤立固有色的办法，大胆地进行创新。他的设色讲究大调子下色彩的自由变化。《满山红》的设色，改变了物象固有色的色相，加强了环境色和空间色的强度，可以说是客观景物的主观化，为画面增加热烈的气氛与环境美感。

绘画是与时代同步的生活的反映。徐启雄说：“人类的科技发展如此惊人，全面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环境，凡落后了的东西必被淘汰，用竹简写字记事，面然有民族特色，敲击编钟有传统乐声，但现代人已喜爱上电传打字与大型合成乐器了。”

不是么？时代在变，透过深圳这个窗口，我们看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过去砖木结构的房子已被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所代替，落后的生产方式已被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代替。当然，在这里少了纯粹的自然景色，却增添了时代舞台的色彩。

回想昨天的事情，常常使人得到意外的收益。湖北美协创作室的李世南说：“我常常审视昨天，一次又一次否定自己，‘不堪回首’令我保持清醒，‘朝三暮四’使我艺术之树常青。我不屑为自己建立‘贞节牌坊’，艺术独创从来不需要循规蹈矩。”李世南在他长期从事业余美术创作后，从师石鲁、何海霞研习中国

画。他不囿于师承而求个人面目。他倾心于作品中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通过主观激情的媒介来表现客观物体、题材和内容。《风雪抢修》描写三位工人抢修，抓住了他们同心协力专注工作的气氛。人物形象采用“减笔描”的手法，有似宋代画家梁楷的画法，但注入了新的生命。笔墨大胆放肆，旁若无人。《谷香人醉》寥寥数笔，却生动地把晒谷场上人们繁忙的景象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尽长江》，船工们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作者在艰难的艺术道路的一种自我挣扎的写照。

纵观展出的画作，画家们都力求多变，做了种种有成效的尝试，试图掌握更多更丰富的表现形式。广东画院画家林墉参展的作品，一改过去给观众以秀丽的印象，显得深沉凝重。如《沙面枪声—1925年》、《珠江哭声—1943年》有感人的视觉力量，用牛毛皴而带有素描作法，以墨线叠加构成画面，使画中人物质感丰富而有厚重感。又通过特写手法，把普通人悲伤的形象活生生的呈现出来。这些独特而动人的艺术作品，借着旧时代普通人的遭遇，传达出作者对历史、对现实的看法。历史上不乏英雄豪杰，艺术家应该给他们造像，但是，林墉更倾心给这些普通人造像，它包括了画家的历史责任感，使在黑暗悲惨的社会那些死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下的人，给今人以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启示。

林墉才思敏捷，对艺术有独到的见解。在学术研讨会上，他饶有趣味地说，每个画家都要有自己的绘画语言和表现手法，就像广州市高第街上的个体户有不同的经营本领那样，才能达到繁荣之日的。

如果说画家的创作活动贵在有自己面目的话，那么，广东画院的汤集祥则是一个很有自己风格的画家。多年来，他不仅从事创作实践，同时也从事评论工作，不过，他觉得作画更

过瘾。在创作实践中，他勇于创新，是一位有理论头脑的画家。他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略战术，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于是，拥有多种绘画语言。他认为，艺术的东西有许多是属于符号式的。他参展的反映黎族姑娘收获山兰稻全过程的《收获》组画，画中人物多带几何图案构成，色彩喜用红、蓝调子。如果对于习惯以传统方式思考的人来说，会令人惊异，因为这些作品摒弃了前人的作风。不过，细细品来，这些变了形的、“怪异”的形象，则又能使人领悟到它来自生活，具有现实主义的根本特征。

与其他一些画家一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石虎参展的作品看不出有传统的负担。他认为：“一切技巧都可以应用，一切技巧都可以抛弃，一切技巧都可以创造。技巧不是艺术，但崭新的创作，深刻的表现，往往以独特的技巧来实现。”减轻传统负担，显然使现代国画家有更大的自由。他的画法强调制作，但也能做到随心所欲。他把人作为世界存在物的一种，并把人当成物来画。作品不表现人的喜怒哀乐，而表现一种深刻的宇宙观念。如他的《竹林少女》、《梅林少女》，都把人物掩映在竹丛中、梅林里，有如黑夜般的神秘给人一种莫测的感觉。

虽然八十年代的中青年画家，在表现技法上，或是在所表现的题材上，都能进行多方面的探索而显出热衷于新事物。但一些接受过较多传统绘画教育和影响的中年画家，却在对传统绘画技法实践自己的创造能力。如深圳的王子武作的古代人物题材的画，用笔稳重、缓慢，具有长者般稳健沉实的画风。画中人人物内涵丰富，很有神韵，也充满了生命力和新鲜感。在中国绘画领域里，当代许多画家做出过成功的尝试。上海画院的方增先就是一位确立五十年代浙江典型人物画派的关键人物之一。这一画派当时影响很大。他对开创的画法，不是抱定不放。

而是不断有新的追求，新的突破，不断地自我完善。他作的《越王勾践》、《文种》，有如书法一样的用笔，凭着力度的转换和中、偏、顺、逆的运笔方式，生出种种微妙的变化。这些写出来的形象，有着凝练、含蓄之效果，能体味到中国画中线的特点和写意性。这种刻意追求，将能把传统绘画中的写意性发扬光大。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李燕，是李苦禅之子，从小便得家学，具有酷爱民族文化之心，对古代禅宗有研究，并能兼收并蓄。他较喜欢古代人物题材，大概是想摆脱一下家传，力求其雅俗共赏。当然，要达到天籁自鸣的艺术境界，则还得付出一番努力。李燕不仅画人物，同时也画些动物。在动物画里有地道的家传。

参展人物画家中较年轻一些的画家有广东画院的伍启中，广州画院的张绍城、阳云。其画风在追求中不断发生着变化。伍启中早期从事油画创作，有扎实的写实基础，有准确的造型能力，有严谨的创作态度。从他的《磨针图》那熟练的线条中，都能洞察到往日磨练的功夫。而《祝融与共工》、《补天》、《奔月》，则又能看出他不满足于现状，画面追求云石纹样效果，表达一种意象与机理。张绍城和伍启中一样有过类似的创作实践的经历。他引进各种绘画语言，丰富表现能力。他参展有水墨、重彩等不同风格的作品，并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点。他笔下的渔民、农妇，很有充实感，显示出他直接掌握表现客观自然的方式，也使观众见到事物的原貌。阳云，她创作的《远古文化的遐想》组画，作品里充满着幻想与刺激性。在这些带有可以捉摸或不可捉摸的联想形象中，我们看到女画家创新的胆量和勇气。她把古代彩陶的纹饰、楚文化的图案与现代超现实主义一些符号组合起来，追求一种中与西，远古与现

代的同构关系。是啊，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作为同是地球上生活的人类的智能，本来就存在，本来就有它的共同性。

不论是人物画家，或是山水花鸟画家；不论是老画家，或是中青年画家，他们都在追随时代，与时代同步，面对现状都会发出令人振奋的心声，特邀参加美术节的著名画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吴冠中激动地说：“这次艺术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古老的传统里，我们的国画，应该有新面貌，要现代化，应该走向国际。现在欧美对我们中国绘画不太理解。所以，我们一定要拿出很好的东西来证明我们古老的传统里有新的生命。在研讨会上，大家讲得较坦率，很有意思，有同志认为，年轻的一代更行，我们现在已四十多岁了，感到自己没多大信心。实际是不一样的，比如黄山‘梦笔生花’上有两棵松树，已经死了，如果再给它土壤、水份，也不能再长了。艺术的成长不一定是土壤很好。如在东北长白山的松树很高、很直，但在黄山石沟中长起的松树却是弯弯曲曲，不一样。在苦难中生长出来的艺术有它的独到特点。今天的开放，吸收外来的东西，结合我们自己，能够举办这样的艺术节是中国艺术走向新的一步。”

吴冠中先生，1942年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后留学法国学西画。他在绘画生涯中操了五十年油彩，近十余年回到水墨画上来，他在油彩画中，从繁杂多彩、对比强烈逐步趋向素淡和单纯，投奔墨与白。在美术界，吴先生是强烈主张绘画要求形式美的人。他强调写生，但他的写生画把对象以形式美重新构建，客观事物在他的笔下翻译成流畅的线，坠落的点，跳跃的色。从他参展的《忆江南》、《家》、《太湖石》等几幅作品中，都能体现他重新构建的形式美。他不受背景和环境的制约，发挥宣纸雪白的效果，利用大块的浓墨，流畅的线条，几点花俏的

颜色，进行大小、厚薄、粗细、直曲的对比，显得简洁、概括、清新，给人醒目的感觉。

画家忌吃老本。由于社会、生活思想感情在变化，他也不断地更新、丰富自己的手法，寻找适应新手法的新工具和材料。他说：“我抡过油画这副板斧，也挥过毛笔那枝长矛，感到都并不完全顺手，迄今未能寻到孙悟空那能大能小的理想武器——镇海神针。”吴冠中先生虽迈入晚年，但他的思想活跃，思维敏捷，他对事业充满激情，充满青春活力。年青的画家们都十分敬佩他、尊重他，把他看作自己的同辈人。在美术节的学术研讨会上，他或作精辟论断，或抛砖引玉，同行们都得到很大启发。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刘勃舒，他分析问题也很有见解。他提出中国画家要有自信心，使中国艺术能够立足于世界艺术之林。只有这样，才有所成。有句谚语不是这样说么，“好马崖前不低头”。刘勃舒是徐悲鸿早年发现的人才，得过徐先生的教益。过去，他曾学悲鸿画马技法，悲鸿劝告他，不要以我为师，要拜生活为师，画马要以马为师。勃舒画的马并不追求同大师一个模式，而是有别于徐悲鸿的简练与力度。他用行书入画，塑造马的动态，显得萧洒而富有韵律，多线条的勾画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生动。虽少力度，却具动感。

提高自己，丰富自己，突破自己，是艺术创新的主观因素。浙江美术学院的舒传曦，他能画出自己的面目，其主要是通过不断吸收，来丰富、更新自己的表现手法。他到德国学过版画，在他的国画作品里还依稀看到版画拓印的效果。作品《流光万里》，笔墨显得犀利，较好地掌握水份，创造出山川的自然天趣。这位留德学过版画的画家，却有扎实的传统笔墨，有文人画基础。但他还力求有自己的面貌。《洞窟幻想曲》和《古生

代印记》是他开拓画路的作品。画中对象状貌，是他从古代生物化石中有感而发的。舒传曦深有体会地说：“我搞中国画的过程，吸收了西洋的绘画，也接触了中国的绘画。我觉得从世界绘画角度上来讲，一个是东方的体系，一个是西方的体系。这两种体系各有长处，各有各的巨大的成就。从人类绘画的发展来看，互相之间吸收长处，能促进绘画自身的发展。今天是原子、电子、人类进入太空的时代，是单个分析走向综合发展的时代，向边缘科学发展的时代。我觉得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有这个趋向。不仅是某学科深入下去的问题，而且是很多学科的综合，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形成新的学科的发展，开拓新的艺术发展道路的问题。我从这一观念出发，探索我们东方中国绘画的许多因素。传统绘画不仅仅是中国文人绘画因素发展，还有民间艺术的成就。这里面有很多精华。另外，西方绘画发展有很多成就，我们有必要把它们综合加以研究，加以推进。从这么几个思路去考虑问题，对中国绘画的发展会有一定的促进。”

为了使中国艺术在世界艺坛取得更高的地位，画家们掏出了真诚的心。他们各在天之一方，艺术节把他们集在一起，不认识的认识了，认识了又加深认识。他们多么需要互相切磋、互相激励啊！中央美术学院的贾又福，通过艺术节的活动认识到两点：第一，在现代中国画的发展上，要有所建树的话，就必需广泛地吸收营养。就是说，中餐也要吃，西餐也要学着吃，才能使自己成长起来，长成壮汉后自己去开拓，而不是去当古今中外大师们的长工，给他们干活。如果满足于古人，或中外一些大师；满足于学他们，跟着他们亦步亦趋，这样就没有出息。第二，参加艺术节的同行各人有各人的优势，情况不一样，条件不一样，各人要发挥各人的优势。拿自己来说，比较喜欢北方的农村山区风情的东西。自己的全部感情都